

人类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础

卢梭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人类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础

卢梭著
吴绪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書店

J. J. ROUSSEAU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Jean Jacques Rousseau
Volume I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15

本書主要根據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 1915 年出版之盧梭的政治著作集譯出

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法) 盧梭著

吳緒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3 $\frac{7}{8}$ 字數 88,000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195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6,000 定價 (7) 42 元

統一書號 3002·41

校對者 王邵文

我們必須在十分合乎其本性的事物里
而不要在变了質的事物里
來考察自然。

見亞里士多德：“政治篇”第一卷第二章。

目 次

獻給日內瓦共和國.....	1
序.....	12
本論.....	19
第一篇.....	23
第二篇.....	56
注.....	90

獻給日內瓦共和国

庄严的、最可尊敬的和至上的执政們：

我深信仅只有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以为其接受的敬礼，我曾經用功三十年以期足以向你們呈献一点公开的敬意；这个幸运的机会既然可以部分地补充我的努力的不足，所以我認為在这里可以允許我考虑的是使我兴奋的热誠而不是我应有的权利。我荣幸地生在你們当中，但若不想到由于那种深刻的智慧而把这个国家之內的平等和不平等二者巧妙地結合起来，以最近似自然法的和最有利于社会的方法来协助公共秩序、和个人幸福的維持，則我如何能够推究自然在人們之間所規定的平等以及人們自己所創設的不平等呢？在探求良智对于一个政府的組織所能制定的最好的准則之时，我很惊奇地感到你們政府中正在实施所有这些准則，竟使我認為即使我不是生在你們的城市之內，也不能使我不把这幅人类社会的圖画呈献給各民族中具有最大优点的和最善于防止繁寔的人民。

如果我可以選擇我的出生地，我將選擇一個大小與人類能力範圍相稱的社會，換言之，即以可能治理得好為條件的那樣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各人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任何人都無須把自己所擔任的職務委諸他人；在這樣的國家里，各人都互相熟識，因而秘密圖謀的惡行和謙遜的美德都不可能逃避人民大

众的注意和評判，而且在那里，这种时相往来和互相熟識的愉快習慣，将使对祖国的热爱成为宁爱公民而不爱土地。

我願意生在国君和人民只能有同一利害，以致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都永远只以公共幸福为目的的那种国度里；这种情形，除非人民和国君是同一个人，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願意生在一个調节得合理的民主政府之下。

我願意过着自由的生活和自由地死亡，亦即是說，这样地服从法律以致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支配：这是一种有益而温柔的枷鎖，最驕傲的头顱也柔順地戴着这种枷鎖，因为这些头顱并不是为了戴任何其他枷鎖而生成的。

总之，我希望国内的任何人都不得自称是在法律之上，国外的任何人亦不得使国家被迫承認其威权。因为，不管一个政府的体制如何，如果那里只有一个人不受法律的支配，則一切其余的人就必然要受这个人的随意处置⁽¹⁾；如果有一个本国人为首长，同时又另有一个外国人为首长，則不問他們分享的权力如何，要他們很好地彼此服从以及要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都是不可能的。

我决不願意居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不管它能有怎样好的法律，盖恐这个政府或許不是基于当时的需要而組成的，它可能不适合于新的公民或者公民不适合于新的政府，因此，这样的国家自其产生之时起几乎就是易于动摇和毁灭的。因为这是有关自由，正如有关滋养丰富的固体食物或醇酒那样，固然能够滋养和健强那些慣于此等飲食物的强壮体質，但是它們也能使那些对于此等飲食物不相宜的纖弱体質和嬌柔体質發生疲劳、受伤和沉醉。人民一經習慣于主宰之后，即不再能够不需要

他們。如果人民企圖擺脫約束，則他們就更加遠離了自由，因為他們把與約束相對立的那種放肆無羈誤解為自由，結果他們的革命就幾乎經常地把他們交付給煽動家而使其束縛加重。羅馬人雖然是一切自由民族的模範，但他們在脫離了塔爾干王朝的壓制之時還不能自治。被奴隸制和塔爾干王朝強加的、可恥的勞動所削弱了的羅馬人，起初僅是愚昧的賤民。故必須用最大的智慧加以慎重對待和治理，才能使這些在虐政之下憔悴了的或者不如說變呆了的人們，在逐漸習慣於呼吸有益衛生的自由空氣時，漸漸獲得嚴格的風俗和剛毅的精神。而這種嚴格的風俗和剛毅的精神終於使羅馬人成了各族人民中最受尊敬的人民。因此，我要為我的祖國尋求一個幸福而安寧的共和國，它的陳迹可以說在僅只遭受過一些足以顯示和增強其居民的勇敢和熱愛祖國的痛苦的極遙遠的古代里就已經消失了。這個共和國的居民老早就習慣於聰明的獨立自主了，他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也是值得自由的。

我願意選擇這樣的一個祖國，它由於幸運的無力而放棄了殘忍的征服欲，並且由於更幸運的地利而保障了自己以防變為他國的掠奪物；一個自由城市處於數個民族之間，其中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想去侵略它，同時各個民族都關心著阻止其他民族去侵略它；一言以蔽之，就是這樣一個共和國，它對它的鄰國決沒有野心的企圖，而於必要時它還可合理地依靠它們的援助。因此，處在這樣幸運地位的共和國，除其自己之外是別無任何可怕的东西的；因而如果它的公民操練武器，這與其說是由於準備自衛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為了保存他們的軍事銳氣和剛毅精神，這種軍事銳氣和剛毅精神是非常適合於自由的且能保養對自由的

爱好，使自由必然得到适当的衛护。

我想寻求这样的一个国家，即立法权为全体公民所共有的国家；因为，誰能比他們更清楚地了解到，在怎样的条件下他們才适于共同地生活在同一的社会之中呢？但是，我不贊成类似羅馬人的那种人民公决，因为在那里，国家的首长和最关心保存国家利益的人們，都不得参加討論那些与国家安全时常有关的问题；而且那里的官吏們被極不合理地剥夺了那些得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

相反地，为了阻止那些自私自利的和考虑不周的計劃以及那些曾使雅典人終于毁灭的危險的革新，我希望任何人都沒有任意提出新法律的权利；此种权利仅为官吏們所有；他們甚至应当很小心地行使这种权利，在人民这方面則应当很慎重地認可这些法律，而且，法律的公布只得用很庄严的仪式来进行，在宪法被推翻之前，人們应有足够的時間来确信这使得一切法律成为神聖可敬的法律是太陈旧的法律；我希望人民要立即輕視那些天天改变的法律；并輕視这样的人們，他們因慣于忽視旧習而以改良为借口，常常为了糾正小恶而引来大恶。

我特別想避开一个必然会治理得不好的共和国，因为那里的人们相信能够不需要官吏或者認为仅对官吏給以一种不确定的权力就行了，因而輕率地掌管民事行政与执行法律；直接从自然状态中产生出来的最初的政府的粗糙体制，一定就是这样；这点也就是毁灭雅典共和国的那些缺点中的一个。

但是，我想選擇这样的共和国，那里各个人都滿意于批准法律和根据首长們的动議来大家决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同时又設立一些受人尊重的法庭，慎重地把国家划分为若干县份，年年

从其公民中选出最有能力的和最正直的人們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因此，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官吏的美德就証实着人民的智慧，人民也彼此互相尊敬。因此，即使某些不幸的誤会偶然扰乱了公共的安宁，蒙昧和謬誤的时代还会以节制、互相尊敬和共同尊重法律的表征显示出来：这就是真实而永久和合的預兆和保証。

庄严的、最可尊敬的和至上的执政們，我在我所想选择的祖国中将要追求的那些优点就是这样。如果上帝对它再添上一个适意的环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天下最美好的景色，那末，为了满足我的幸福，我只希望在这个幸运的祖国之内享受一切的福惠，在温柔的社交之中同我的国人过着和睦的生活，并按照他們的榜样对于他們施行仁慈、友爱和一切的美德，而且在我死后，留下一个善人和正直而有德的爱国者的光荣美名。

虽然我由于不幸或明白事理过迟而不得不在其他国土上結束我的衰弱而頹唐的生涯，同时又徒劳無益地惋惜着青年时代的輕率剥夺了我的安宁和太平，但是我在我的心灵中至少保存了那些在我的国家之内未能为我利用的同样的感情；我对我的遙远的同国之人既然充滿了温柔而無私的爱情，因此我从我的心坎中想大約地寄与他們以下的言詞：

“我的亲爱的同国諸君，或者不如說我的兄弟們，既然血統和法律几乎把我們全体都联系起来了，所以我感到愉快，一想到你們就不能不同时想到你們所享受的一切幸福，而且你們之中任何人或許都不会比已經丧失了幸福的我，更加深刻地感到这些幸福的价值。我越是想到你們的政治文明的地位，我越不能料想人类事物的性質会容許一个比这更好的地位。在一切其他

政府，当问题是关于保证国家的最大幸福的时候，一切都经常限于想像的计划之内，至多也不超过简单的可能性之外。至于你们，你们的幸福已经十分完备了，你们只须享受它就够了；而且为了成为完全的幸福，你们只须知道满意于幸福就够了。你们以武力获得的或以武力收复的，并用勇气和智慧保存了两世纪的主权，终于完全地和普遍地被人承认了。光荣的条约决定了你们的疆界，保证了你们的权利并巩固了你们的安宁。你们的宪法是杰出的，是以最卓越的理智规定的，且为友善而伟大的列强所保障的；你们的国家是安宁的；你们没有战争的恐惧也没有对征服者的恐惧；除去你们自己所制定的，且由你们所选出的正直官吏所执行的那些明智的法律之外，你们没有别的主人。你们没有这样富裕以致于因文弱而衰颓，因耽于逸乐而丧失真正幸福和坚固美德的鉴别力；你们也没有这样贫穷以致于除去你们自己的实业供给你们以外，还需要外人的援助。同时，这种宝贵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大国中只能以过分苛杂的课税来维持——几乎没有使你们花费任何代价来加以保存。

“愿这一个为其公民的幸福和作为其他民族的模范而组织得那么合理、那么好的共和国，永远地存续下去！这就是你们今后唯一的愿望和唯一的关怀。此后，只靠你们自己，但不是创造你们的幸福，因为你们的祖先已经替你们避免了创造幸福的麻烦，而是以善于享受幸福的智慧来使幸福成为永存的。你们的保存是有赖于你们的永久结合、遵守法律和尊敬法律的执行者。如果你们之间还有极小的猜忌或愤懑的根源，就必须赶快把它消除，因为这正如有害的酵母一样，迟早能使你们产生祸害并导致国家的毁灭。我恳求你们全体考察你们的内心并谛听你们良

心的秘密劝告。你們之中有哪一个人能够知道宇宙間有比你們的官吏团体更为正直、更富有經驗、更可尊敬的团体呢？官吏团体的所有成員难道沒有对于你們表现出中庸的美德、朴素的風俗、尊重法律和最誠实的和合的榜样嗎？因此，你們必須毫無保留地向你們的那么英明的首长們表示有益的信心，即理性全靠德行才能具有的那种信心；你們必須想到，他們是你們选出来的，他們也認為这种选举是正当的，而且那些被你們拥护的人們所获得的名誉也必然落到你們自己的身上。你們之中任何人都不是这样無知以致不知法律的失效和法律保护者停止其权力的时候，这对任何人來說都不会有安全也不会有自由。因此，情願并确有信心地去做那些由于真正的利害关系和义务并为了正义而使你們經常不得不做的事情，在你們之間是不成問題吧？决勿讓那种对于維持宪法有罪和有害的冷淡态度，使你們于必要时忽視了你們之中最富有經驗的和最热心的人們的明智的意見；但是要讓公道、中庸和最值得尊敬的果敢繼續决定着你們的一切举动，并繼續把你們显示給全宇宙作为一个勇敢而謙遜的、爱惜其名誉同样也爱惜其自由的民族的表率。必須特別注意——这是我的最后的忠告——不要听信那些陰險的解釋和恶毒的謠言，因其隱匿的动机往往比作为其目标的行动更为危險。全家的人，在敏捷而忠誠的、仅于窃賊接近时始行叫吠的守夜犬的紧急叫喊之时，都惊醒起来并作戒备；但是，人們則憎恨那些不断扰乱公共安宁的喧囂恶狗的煩扰，它們的接連而不适当的警报，甚至在其是必要的时候，也不能使人信从它們。”

庄严的和最可尊敬的执政們，自由人民的杰出的和值得尊敬的官吏們，請允許我向您們特別地致以敬意和敬礼。如果世

世界上有一个能使占有該地位的人們出名的地位，那末無疑地，這就是才能和德行所授予的地位，就是您們理所應得的地位，而且您們的國人已經把您們高升到這個地位了。他們自己的功績更把新的光輝加到您們的功績之中；同時，由於您們是由那些能夠治理別人的人們所選出以便治理他們自己的，所以我認為您們是高于一切其他官吏的，因為自由人民，特別是那些由您們所光榮地指揮的人民，由於他們的智慧和理性，是高于其他國家的人民的。

請允許我引証一個必然留有較好印象的且經常呈現在我的心中的事例。若無最甘美的感情，我就不能想起生我的那位有德的公民的往事，他在我的兒時常常教我必須尊敬您們。我現在還看到他過着勤勞的生活并以最卓絕的真理養育其心靈。我看到塔西佗、波盧塔克和格老秀斯的著作同他的職業上的用具雜陳在他的面前。我看到他的鍾愛的兒子在他旁邊領受着嚴父的慈愛教育，可惜获益很少。但是，即使愚蠢的青年時代的墮落，使我暫時忘記了很賢明的教訓，可是我還幸運地終于感覺到，不管人們有怎樣傾向邪惡的性癖，而深入人心的教育也是很難成為永遠無用的。

莊嚴的和最可尊敬的執政們，生長在您們所治理的國家之中的公民，甚至普通居民，就是這樣；他們都是有教養的和明理的人們，這樣的人們在其他國家中因被稱為工人或庶民而使人發生非常卑賤和非常錯誤的觀念。我很樂意地承認，我的父親在其國人之中並不顯得突出；他同他的全體國人正是一樣；正因為他是如此，所以沒有一個地方，他的社交不會為最規矩的人們所追求，甚至有益地結成的。我不宜于（同時，感謝上天也沒有

必要)向你們提到這樣性質的人們有權等待你們的尊重,因為,從教育以及從自然的和生來就有的權利來說,他們是你們的同等之人;從他們的意志、從他們對於你們的功績所應該的偏愛、以及他們對於你們的功績已經呈出了這種偏愛來說,他們雖是你們的屬下,但是由於這種偏愛,你們對於他們也應負有一種感謝的義務。我極其滿意地聽到,你們對於他們何等溫和而寬恕地減輕了那種法律執行者應有的嚴肅性,何等尊重而殷勤地回報了他們對於你們所應該的服從和尊敬;這種行為充滿了公正和賢智,足以日益忘却那些必須遺忘使其永不再見的不幸事件;這種行為所以是賢明合理的,更因為這種公平的、仁慈的人民,把自己的義務變成自己的快樂,天然地喜歡尊敬你們。而且,最熱心於保持自己權利的人也就是最愛重視你們的權利的人。

文明社會的首長們喜愛社會的名譽和幸福,這是毫無足怪的;但是,當那些把自己視為官吏,或者更確切地說,視為一個更神聖、更高尚的國家的主人的人們,對於維持其生活的國土表示某種愛戀的時候,這對人類的安寧來說則嫌過分。我何等愉快地能夠作出一個有利於我們的很稀有的例外,並且能夠把那些為法律所認可的、神聖信條的熱心受任人,亦即那些可敬的靈魂教士——他們的生動而嫵婉的口才所以能把福音書中的格言很好地傳入人心,是因為他們經常地首先自己實行這些格言——列入我們最優等的公民之中啊!全世界都知道偉大的說教術,在日內瓦培植得何等成功。但是,由於很慣於聽到神父們說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所以很少人有機會了解基督教的真意義、風度的神聖、對自己嚴格和對人寬大等在我們的整個教士團體里流行到什麼程度。或許僅只有日內瓦這一城市才應當顯示

出教士团体和文人之間的这样完全團結的、有教育意义的范例；我把国家永久太平的希望大部分寄托在他們的人所公認的智慧和中庸上、寄托在他們对于国家昌盛的热心上；同时，我以杂有惊奇和尊敬的愉快心情指出，他們何等痛恨那些历史上屡見不鮮的、可厭而殘酷的人們的可怕的教訓，这些人为了保持所謂上帝的权利，換言之即他們自己的利益，所以对人类的血，不那么貪婪，乃是因为他們希望自己的血也經常受到尊重。

我豈能忘記共和国中，这个使另一面成为幸福的并因此得以温和与賢智来維持国家安宁和良好風俗的宝貴的一面？可爱的有德的女公民們，你們女性的天命就在于經常統治着我們男性。当仅只實踐于婚姻关系里的、你們的貞潔威权仅仅令人感到是国家的光荣和公共幸福的时候，我們將是何等幸运啊！例如在斯巴达，妇女曾居統治地位，因此你們也理应是日內瓦的統治者。什么样的粗魯男子才能拒絕一位爱妻口中的尊敬和合理的劝告？在看到你們那簡單朴素的和由于你們的光采而似乎是最有利于美的那种裝飾，誰能不輕視虛浮的奢华呢？你們的任务，就是要用你們的可爱而無害的权势和婉轉細致的性格来永久維持对于国家法律的爱戴以及公民間的和睦；要用幸福的婚姻来把那些不和的家庭和合起来，特別是要用你們的动听而温和的教訓以及适中而恩惠的談话来矯正我們的青年們在別的国家中所沾染的那些缺点；他們从別的国家中沒有带回自己可以利用的許多有益的事物，却除去在蕩妇們中所获得的幼稚举止和可笑态度之外，仅仅带回对莫名其妙的所謂偉大事物的惊奇和奴隶身份的微末报酬，这种惊奇和报酬对于庄严的自由是沒有一点用处的。因此，請你們像現在一样，永远是風俗的貞潔守

衛者，是和平的善良紐帶；并請你們在一切情況下為了天職和德行而繼續保衛着人情和自然的權利。

當我把對公民的共同幸福和共和國的榮譽的希望建築在這樣的保證之上的時候，我希望它不要為變故所推翻。我確認我們的共和國雖然有這一切的優點，但也不能發生那使大多數人的眼睛為之眩惑的光輝，而且幼稚地和有害地嗜好光輝乃是幸福和自由的最大死敵。讓荒淫的青年人到別處去尋求易得的快樂和長遠的懊悔吧；讓自命有愛好的人們在別處嘆賞宮殿的巍峨、車馬的華美、家具的富麗、劇院的壯觀、以及一切過分考究的精巧和奢侈吧。日內瓦僅僅誇有大丈夫；然而這樣的景色是頗有其價值的，而且，對這種景色有欣賞力，人們才能十分够得上成為其餘的東西的嘆賞者。

莊嚴的、最可尊敬和至上的執政們，請您們全體願以同樣的仁愛來接受我為您們的共同興盛而採取的恭敬的祝禱表示。如果我在這一熱烈吐露我的衷情當中，十分不幸以致犯有某種不慎的狂喜之罪，那末我就懇求您們，以對於一個真正愛國者的仁愛，並以對於一個對其自己的幸福決不比看到您們全体的幸福更加期待的人的熱烈而正當的虔誠來原諒我。

謹向

莊嚴的、最可尊敬和至上的執政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們的最謙遜的、最忠順的奴僕和同國的公民，

讓·賈克·盧梭

1754年6月12日於盛塔利

序

我觉得人类的一切知識中最有用的、但最不完善的知識就是关于人的知識⁽²⁾；而且我敢說，特尔斐寺院的唯一碑銘上还記載着一个比道德家們所有的大著更为重要和更不易懂的戒律。因此我認为本論文的主题是哲学可能提出的最有意义的問題之一，并且不幸得很，这对于我們來說也是哲学家們可能解决的最困难的問題之一：因为，如果我們不从認識人类自己着手，怎能認識人类間不平等的根源呢？并且經過時間与事物的推移，在人的原来体質中應該起了变化，若不通过这一切的变化，人怎能达到認識他曾經是这样为自然形成的呢？人怎能达到把人类本性中的基本的东西、同各种环境及人的进步在其原始状态上所添加的或变更的东西加以分清呢？人类的心灵像格劳卡斯的塑像那样，已被气候、海水和暴風雨把它的形相改变到这样程度，以致它已經不像一个神而像一个野兽了，它在社会中由于不断發生的無數事件、由于获得許許多多的知識和謬見、由于身体組織上所發生的各种变化以及由于情欲的不断冲动等等而变了質，照这样說来，它已經变了样子以致几乎难以認識了；并且，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一个始終按照确定不移的原則来行动的人，找不到他的創造者曾使其具有这种神明的和庄严的朴实，而仅仅找到誤信为合理的感情和热狂的理智的奇异对立。